

# 堯樂博士傳(七)

李郁塘

## 效忠中央愛護地方

堯樂博士自民國元年，被沙馬克沁雙親王，請進哈密回王府服官。由五品巴扎爾伯克作起，於翌年民國二年，就升任四品總大爾瓜，一直連任十年。至民國十二年再升任三品米蘭掌經，時經六載官運亨通。至民國十七年七月七日，新疆邊防督辦兼省主席，楊增新楊將軍被刺殉國後。沙馬克沁老回王因年高體弱，爲了借重堯樂博士的長才，來應付新疆未來的局面。特升任堯樂博士爲回王府內，最高官爵的二品大都統。到了民國廿年，他服官回王府整整廿年。在如此長的服官期間，堯氏不知不覺中，已默默承受了哈密回王府的傳統觀念：在上來說，是竭誠效忠中央政府；對下來說，要盡力愛護地方維護家鄉安寧。尤且自民國十六年起，才大識遠的楊督辦楊增新，爲了借重長才，乃破格任命爲哈密騎兵營長，也就是哈(密)鎮(西)地方上的最高軍事首長，有四五年之久。於今雖把地方治安重責大任移交給駐軍師長劉希曾。本身的職務是省政府委員，兼哈密密劃縣臨時主委。但維護地方安寧心意

早已養成。一聽哈密東境小堡地方，發生維民殺死邊卡隊的事端。當即放下本身工作，由哈密西城區，想幫助劉希曾將此事擺平。因他當時尙不明事變內情，只能向劉師長作原則性的晉言：

「第一要秉公處理，不能只聽軍方一面之言，對維民與漢民有厚此薄彼情事發生。第二要設法將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，不能讓星星之火，演成燎原之勢！」

無如劉希曾一介武夫，顛頂無能，他就是對邊民有成見，認爲「三句好話不如一馬鞭」來得有效。解決民亂武力是尙。對堯樂博士的晉言，一句也聽不進去！

自沙馬克沁老回王去世後，堯樂博士在哈密地方上，無形中形成維民中的領袖。當他辭別劉希曾回到公館後，已有許多維民前來報告小堡地方官逼民的真情實況。原來小堡民變事件起因，是因駐該村邊卡隊張小隊長，違反維女不嫁漢人的教規，要硬行強娶而釀成的，可說是過在張小隊長，不在維民方面。只要劉師長秉公處理，此事不難擺平。於是再度拜會劉希曾，提出解決

事變的切實辦法。堯氏說：

「處理小堡事變的主要點，要放在武器上，只要將省軍所失槍枝全數收回就行了，至於張小隊長等人之死，因爲咎由自取，過在軍方。對於民方自可從輕辦理。主謀者科以輕刑，附從者概不追究。此事就可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！」

但劉希曾則認爲，邊卡隊上自隊長，下至士兵全部是他的同鄉，同鄉的性命不能白犧牲，殺人者必需償命。否則他的官兵性命就沒有保障了。至於所失槍枝武器，只要清剿成功自可找回。因此堯樂博士爲了地方治安着想，二度向劉希曾晉言，仍然碰了釘子。並當面駁斥堯氏說：

「本人已下令駐沁城鄉李連派兵進剿，要以武力來解決暴民事件。此事與堯委員無關，請堯委員不必再多言。」

堯樂博士一看劉希曾要胡搞亂來，蠻幹到底，決非地方之福。爲了盡快消弭小堡地方上燃起的星星之火。乃忤下哈密三縣劃界工作，趕到省城。以省政府委員身份，去見金樹仁主席。所陳的理由與對劉希曾一樣：只要將邊卡隊所失的卅枝長槍全數收回，爲解決事變主旨。至於張小隊

長等人之死亡，可說是咎由自取，爲了以儆效尤，主謀者科以輕刑，附從者可以免究。則此一事，不難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。

### 出任哈密警備旅長

金樹仁畢竟是一省的主席，當以全省治安爲着眼點，聽畢堯氏晉言後，即時就問：

「堯委員有結束此事的把握嗎？」

「只要給我哈密駐軍首長權力，我自信很快能將此事擺平！」

「好！」

不知是金樹仁平亂心切，抑係信任了堯氏的才能。在說了一聲「好」後，當面任命堯樂博士爲哈密警備旅長，以少將資格，不受劉希曾師長的指揮節制，可以全權來處理小堡民變事件。

堯樂博士在翌日拿到新官任命狀後，就乘專車趕返哈密故鄉。爲了爭取劉希曾的合作。首先前去拜會，將晉見金主席概情，和盤托出。由他本人全權處理小堡事件。而劉希曾在堯氏晉省期間，曾兩次派兵進剿，都大敗虧輸。第一次先派駐防沁城鄉的李連進剿，其實只有兩排部隊，另一排就是派駐小堡村的邊卡隊，已被變兵消滅。而所餘兩排人，大都是雙槍（步槍與煙槍）兵。不吃足大煙什麼事都不能辦。李連雖然奉命由沁城進軍小堡村去圍剿。但在行軍廿公里後，又需先抽大煙。正當李連長等躺在炕上騰雲駕霧之際。小堡變民乃乘機來襲。這些雙槍部隊一聞槍聲，丟下雙槍，就向後跑。李連長進兵小堡，不僅圍剿不成，反而連沁城連部也失去。當李連長退

到哈密後。劉希曾老羞成怒，竟下令周圍率大軍收復沁城，圍剿小堡。變民首領和加尼牙仔小有聰明，一看大軍來到，他們就星散到天山深山中，去避鋒頭。俟圍剿大軍糧草難繼時，必定後退。俟省軍後退時，他們再從中攔截。劉希曾兩次進剿完全失敗。眞所謂抓雞不成，反蝕把米。

於今堯樂博士持上金樹仁發給哈密少將警備旅長任命狀，去拜會劉希曾時，劉氏正好借機卸責，將這個燙手的山芋交給堯樂博士。

堯樂博士就任哈密警備旅長以後，就宣佈以招撫的辦法，來解決小堡民變事宜。實施招撫辦法，要變民順利歸順，不是在哈密縣政府前，張貼出招撫公文就能生效。必須派出一位德高望重，能爲變民所能信服的大員，前往變地現身說法，曉諭大眾才能成功。以當時的緊張情況來說，除了回王府二品大都統，具有如此資格外，其他紳士都難勝任。因此身爲警備旅長的堯樂博士，爲了息事，只好好言降貴，親往沁城鄉與小堡村一行。除張貼招撫辦法外，並招集變民中的大小頭目，加以曉諭的說：

「關於邊卡隊人員死亡，金主席已查明事實，是咎由自取，可以原諒，僅主謀者處以輕刑，以儆效尤；附從者概不追究。只要大家將所擄省軍槍彈，全數繳還。大家就可各安生業，重過太平日子。」並由他這位現任哈密少將警備旅長親身作擔保。務必於半月內，由各小分隊長負責，將手中現有槍彈，如數運交哈密縣政府，取據以後，小堡民變事件就算結束。

當時在座維民，也就是變民的大小頭目，聽畢

回王府二品大都統，哈密警備旅長堯樂博士的曉諭後。只要交還所擄省方武器，就可各安生業，再過太平的日子，當然都願接受，不再說話。其中僅有和加尼牙仔一人，表示有異意。蓋因小堡民變事件，殺死邊卡隊人員，是由他設計導演出來的。別人交還槍枝就無事。唯他一人還要去坐牢，當然不能同意此一招撫辦法。正當和某起立要發言時，堯樂博士及時點了一點的說：

「維族人中重名重姓者，車載斗量，何需你親自去坐牢。屆時派個人來，不就成了嗎？」

和加尼牙仔一向小有聰明，一經堯氏的指點，也就想通了道理，不再發言。

堯樂博士在哈密回王府中服官二十年。由五品巴扎爾伯克作起，直到二品大都統。一向成爲哈密維民言聽計從的偶像；於今又是哈密少將警備旅長，負有處理小堡民變的全權。尤其好言降貴，親來變地曉諭，變民當然都信得過。爲了表示尊從，當即將各小分隊的名單，與所擄省軍槍枝數目，完全交給堯氏過目。並承諾在半月限期內，將武器全數運交哈密縣政府。小堡民變事件，進行至此，可說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了！

### 哈密地方一國三公

無如金樹仁自幼對邊民懷有惡感！於今雖當上新疆省主席，仍然存有這種不正常的心態。尤對哈密回王府二品大都統堯樂博士，具有戒心！當堯氏銜其命返回哈密途中，適劉希曾因兩次派兵進剿小堡變民，均皆大敗虧輸，慌了手脚，正電省方增派援軍。金樹仁原對堯樂博士不放心。

接到劉電後，就發表好殺成性的熊發有為援哈司令，順路將原駐奇臺與木壘河兩縣的一旅騎兵，開往哈密作為進剿小堡民變的援軍。當堯樂博士將小堡民變事宜，處理得有了頭緒，告一段落，適返哈密之時，也正是熊發有以援軍司令率軍抵達哈密之日。哈密一地一時疊床架屋，出現了三位司令。這就說明金樹仁處理事件，不合正常程序。堯樂博士當時雖知哈密地方一國三公不是好兆。但對招撫小堡變民成果，不願放棄。為了應付劉希曾、熊發有二人，乃將變民所擄省軍槍彈數目，與大小頭目名單，以及前來哈密縣政府繳槍時日，統同交給劉熊二人過目，冀安其心。在堯樂博士想來，這是他出任省政府委員，第一次給新政府（指金樹仁主政後）立下了汗馬功勞。對承諾解決小堡事變，也有了交待。劉熊二人都是金主席心腹知己，自會據情呈報。因此他向劉熊二人簡報東行經過以後，就欣然向劉熊二人告辭，靜待省方獎勵的佳音。

然而劉熊二人，却不作此想：在劉希曾來說，他是坐鎮哈密的正牌師長，自己未將小堡搞好，竟被堯樂博士擺平，覺得不是味道。在熊發有來說，他率大軍東來，就是要一顯他的身手，打了勝仗後，起碼再升一級，出任師長，坐鎮一方，就可當方面大員了！於今堯樂博士將小堡事件擺平。使他沒有打仗的對象，無異妨礙了他升官的機會。內心當然不滿。因此當堯樂博士告辭離開師部以後，劉熊二人竟聯合起來，要破壞堯氏的安撫成果。一件事情要想成功，的確不易；要想破壞，隨手可成。時過一旬，也就是小堡等地變

民的小分隊長們，如期進城交槍之期，熊發有將其所部，佈置崗位於郊區要道，凡帶槍進城者，在點名繳槍以後，不問青紅皂白，一律槍殺於路傍。美其名為小堡邊卡隊索還血債！因為維民分住於沁城小堡與土胡蘆等地，距離城區有遠有近。進城的時日，有先有後。於今較近先來吃虧後，漏網之魚，就一傳十，十傳百，後繼者乃轉頭掉向再返山區，大肆宣傳省軍殘殺維民。所有維民聞訊後，都驚恐萬狀，認為大禍臨頭。原本已息滅的反金星星之火。經熊發有此一胡搞，竟又死灰復燃！

### 劉熊進讒金堯對立

劉熊二人為了破壞堯樂博士的安撫成果，一不做，二不休。竟然向金樹仁謾報密稱，指說堯樂博士小堡之行，不是解決事件，而是發動民變，進取哈密城。結果事敗，被省軍迎頭痛擊，除擊斃維民十數人外，並奪回槍枝十五枝，特此報捷。金樹仁遠在迪化，不明就裏，信以為真。為了防患未然，乃密電劉熊二人，要誘殺堯樂博士於城區，勿讓其逃到山區，變成維民首領，那樣更難收拾。

堯樂博士在哈密回王府，服官廿年。因其聲望卓著，已成爲當地維民崇拜的偶像。他說出的話，猶如國法條文，誰都信得過。因此維民都按期進城去交槍。不意熊發有胡搞亂來，妄殺無辜。致使堯氏保證成了空言。古人云：「人無信不立，車無軸不行」。何況此時堯樂博士本人，也臨殺身之境。一爲取信於民，二爲自己保命。只

得設法逃離省軍所控制的哈密城區。寅夜携眷逃往天山山區。就此「官逼堯反」，走上「梁山」，當了「宋江」！

當堯樂博士被劉希曾與熊發有兩人，逼入天山以後，即時就被維民擁爲反金領袖。事情發展至此，他已深知和金樹仁處於水火不相容的地步，成爲死對頭！但他畢竟與衆不同。因他在回王府由五品巴爾伯克作起，直作到二品大都統。在歷代回王都忠於中央政府傳統觀念下，對國家觀念非常深刻；對行政系統也特別重視。於今金樹仁雖然倒行逆施，殘暴不仁。畢竟還是國民政府明令發表的新疆省主席。我們維民雖可以反金，却不可以反中央。而金樹仁之亂殺無辜，以及維民奮起反金之事，中央迄今仍被蒙在鼓裏，不知真情。因此我們維民應推選請願代表，先去南京國民政府陳情說明。及早將倒行逆施的金樹仁去職。那我們維民不必流血，也可獲得生命財產的保障，再過太平安樂的日子。就請大家公推一位適當人選，先趕往南京去請願好了！這是堯樂博士進入山區做的第一件大事。但是當時在場的人，僅堯氏一人到過內地，也僅他一人會說漢語。尤其在回王府當過多年的米蘭掌經，辦理公共關係，很有經驗。就此堯樂博士被維民公推爲晉京請願代表。堯氏接受衆意以後，首先囑咐維民，暫維現狀，不要與省軍磨擦。同時受命和加尼牙仔暫行代理反金領袖職權，好來應變。在一切安頓以後，就於翌日單人匹馬離開天山區，繞道馬鞍山，再沿甘新大道，經安西、玉門等縣境，就直奔嘉峪關。

## 在肅州城會馬仲英

當民國廿年七月初，堯樂博士以哈密維民督軍請願代表身份。趕抵河西走廊第一重鎮——肅州城時。就被當地駐軍——騎兵卅六師師長馬仲英偵知。竟將他請到師部作了上賓！馬仲英當年才廿歲，在全師官兵來說，師長的年齡最小。遂被其所部暱稱為梁司令（甘肅人稱小為梁）。馬仲英人雖年輕，志却很大，他誓要作一省的省主席。招兵買馬就是為達到此一心願。曾橫行甘（肅）青（海）寧（夏）綏（遠）四省。總難摸到省主席的邊。當他於民國廿年五月底率軍進駐酒泉後，適逢哈密小堡民變事件發生。他就打起想當新疆省省主席的主意。苦無揮手機會。古人云：「天下無難事，只怕有心人」。因此即時派出多名便衣，在星（星星峽）肅（酒泉）沿途，隨時偵探。終於將堯樂博士入關（嘉峪關）行藏，被其偵知。於焉當堯樂博士一腳踏進肅州城，連個落脚小店尚未找到時，就被梁司令請到司令部作了上賓，竟開了回教的全羊席，予以招待！

堯樂博士一頭霧水，在莫名其妙情形下，被請到卅六師司令部時，心情非常惶恐！他認為金（樹仁）馬（仲英）二人，不僅同係甘肅籍，尤其是河州小老鄉。一進肅州城，就被駐軍司令請到司令部所為何事？是否自己入京消息走露，由迪化的金樹仁電知肅州的馬仲英，將他扣留起來，阻止其入京請願。因具有如此戒心，說話就要留三分。不敢一吐心中塊壘，暢所欲言。馬仲英雖然年輕，但跑的地方可不少，閱人的經歷也是

有的。一看堯樂博士出語謹慎，言不由衷。就知與金樹仁是同鄉關係，才使堯氏左右而言他。為了破除堯氏的顧忌。乃破口大罵的說：

「我們河州地方，人才輩出，文的當省主席，武的任軍師長，可謂多有。只可恨多了一個金樹仁，在政教新疆後，竟然倒行逆施，殘殺無辜，我要是新疆人我也要反對他！」

### 馬仲英盛筵宴堯樂

堯樂博士在吃了豐盛的全羊席時，就覺得馬仲英待他不薄。又聽到梁司令馬仲英司令破口大罵金樹仁，才知他們二人中間毫無關聯。因此在散席以後，二人進入小會客室時，才將他入京任務，和盤托出。在堯氏想來，路遇知己，不妨多加請教，共商對策。然而梁司令馬仲英，却另有他的深意，就是取代金樹仁的地位想當新疆省主席。因此聽畢堯氏話後，接下就探試的問：

「先生前住南京請願，要國民政府撤換金樹仁，請問有否適當人事關係？各部會首長中認識幾人？」馬仲英當年廿歲，而堯樂博士大他一倍已到了四十歲，可說是忘年之交。因而梁司令尊稱堯氏為先生。

「我還未曾到過南京，國民政府以及各部會首長，連一人也不認識！」

「人事關係既然如此，以我看來先生這趟請願任務，難予達成，可能白跑？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原因很簡單，國民政府定鼎南京，甫行統一全國，正在大力籠絡各省要員，與邊疆大吏。

金樹仁所部在哈密地方亂殺無辜，演出民變事件。在中央看來僅是一件邊地小事。那會因此小事，去撤換一位省主席呢？即使有幸接受先生的陳情請願，中央還要派大員前往新疆先行調查，然後才能決定撤換一位邊疆大吏之事。要知南京迪化兩地相隔萬里，再加交通不便，一來一往，需時很長，如此這般，即使先生請願成功，也不知是驢年馬年的事？古人云：『救人如救火』，愈快愈好！此所以先生欲救哈密維民生命，非就近想辦法不可！要知遠水難救近火呀！」

堯樂博士一聽馬仲英對他請願的事，說得頭頭是道，頗有道理，乃接下追問的說：

「就近有什麼辦法可想？有誰願意挺身而出，拔刀相助呢？」

「本師成軍伊始，就是以解救伊斯蘭教胞困難為宗旨。而哈密酒泉兩地近鄰，於今哈密伊斯蘭兄弟有了大難，本人義不容辭，理應拔刀相助。本師如此進軍哈密，可謂既名正又言順，誰曰不宜。本師成員，上自師長下至士兵，全係伊斯蘭教徒，一向猛勇善戰，若能開入新疆，首先可將盤踞於哈密的劉希曾與熊發有二人，驅逐出境，哈密維民生命財產，不就有了保障。然後再進軍迪化，以武力迫使金樹仁滾下臺。那樣不就達到哈密維民與先生反金目的嗎？」

堯樂博士甫行乍到肅州城。對於騎兵卅六師的實力有多大，他當然難知底細，反過來講，對新疆省軍之不堪一擊，却知道的一清二楚。在他想來，卅六師既名為師，不有一萬，也有八千。以驍勇善戰八千精兵，去驅逐劉希曾與熊發有，當

然不成問題。若要再以八千精兵進軍迪化，把金樹仁擡下臺，恐怕不太容易。原因是金樹仁非常熱中權位，不能被人一逼就會下臺的！他在萬般無奈情下，可能狗急跳牆，要向俄帝求援。那樣一來，豈不是給史達林製造侵新機會嗎？興起此念，乃即時向馬仲英，提出這一極為嚴重的問題說：

「金樹仁在新倒行逆施，都是為保權護位所引起，假使貴師入新直趨迪化，要力逼其下臺，金在狗急跳牆情下，可能不擇手段，要求外援。這樣的後果，豈不是給史達林製造染指新疆的機會嗎？」

朶司令馬仲英聽畢堯氏所提出的問題後，竟以氣壯山河的口吻，立即回稱的說：

「本師作戰致勝要訣就是快，如能進軍迪化的話，要在三個月內，就將金樹仁打垮。國與國的交涉談何容易？即使金樹仁想向史達林求救，也令他抽不出時間來！」

朶司令馬仲英斬釘截鐵，說出如此大話。堯樂博士因救人心切，也就信以為真。只要能將金樹仁去職，也可不擇手段了！就此決定不去南京請願，就近邀請騎兵卅六師入新，冀達反金目的。這就是小司令馬仲英，得以率部入新的來龍去脈！有許多新疆人因不明內情，常說堯樂博士在哈密小堡民變以後，就專門跑到酒泉去請馬仲英入新援維，那是並不正確的。蓋因當時堯馬二人素不相識，尤且朶司令也僅事變後才進駐肅州的。堯氏道經肅州時，只知道是馬家軍的防地，至於駐軍番號，與師長大名，事前都毫無所知。何能貿然邀

請人家來助拳呢？若說堯樂博士南京之行沒有去成，是中了小司令馬仲英的彀，那倒是八九不離十。蓋因馬仲英在涼州成軍的目的，就是想當一省的省主席。在甘（肅）青（海）寧（夏）綏（遠）縱橫四五年，就是摸不到省主席的邊。於今到了肅州後，就聽到近鄰哈密地方發生了民變情事，就認為給他開啓出任新疆省主席的大門。恰巧維民請願代表，也就是哈密回王府二品大都統堯樂博士，路經駐地。他就絞盡腦汁，想盡辦法，要將堯氏說服，成爲他進軍新疆的引介人。而堯樂博士竟被朶司令說得天花亂墜，蒙在鼓裡，硬將馬仲英進軍新疆之由，認成爲果。就此二人聯袂返新。卒將哈密民變星星之火，演成燎原之勢。金樹仁政權，終因此而垮臺，可不懼哉？

當年朶司令馬仲英，年甫及冠，就當上騎兵卅六師師長，這是古今中外少有的事例。走筆至此，必需先將馬仲英的籍貫學歷，以及出任卅六師師長的經過，先行交待清楚以後，才能續寫堯傳下文。

### 馬仲英的傳奇故事

馬仲英與中華民國同年誕生。於民國元年出生於甘肅河州回族世家，原名馬步英，跟馬步青、馬步芳兩將軍是堂兄弟。有兄弟兩人，弟名馬步傑，小他兩歲。家道小康。於民國十六年也就是在河州初中畢業以後，人小志大，雄心勃勃，就不願升高中讀死書。有察於河州人才輩出，出了不少文官武將。他也想做個官一顯身手。於是一人一騎告別父母，遠赴青海省會西寧城，投奔他

的伯父——青海省馬麟主席，想在青海地方做個帶兵官。當馬步英見到馬主席時，就開門見山的提出了他的意見。馬主席一聽他想帶兵作軍官，即時就回駁的說：

「你現年才十六歲，還是個笨娃（甘肅人稱小孩爲笨娃），怎可作武官？作上軍官要能帶兵打仗才行呀？」

「我既會騎馬，又會開槍，爲何不能當軍官帶兵打仗呢？」

馬主席一看他的姪兒小年紀，很有大志，爲了不願當頭澆冷水。接下就說：

「現在省城成立保安團隊，那你就去擔任一名排長去試試，如能勝任的話，就幹下去，不能勝任就回家升學！」那裡想到區區一名小排長，馬步英根本看不在眼裡。因此接下馬主席話，就回駁的說：

「一名小排長，才帶幾十個兵，這樣小官，豈不自毀馬家名譽，姪兒不幹！若能給我一個營長當當，尚可試試！」

在馬步英的小心靈中，在青海當官，還不是他伯父的一句話。在軍中來說，營長官位說不大不小，他這個最低要求，可能被他伯父接受。

然而馬主席聽畢馬步英的請求後，認爲是小孩子異想天開，大不以為然。乃大聲指斥的說：

「你還是一個笨娃，僅初中畢業，竟想隔過排連長階級，一步登天想當營長，真是胡搞亂來，我不能答應！」

馬步英這個釘子一碰，就碰得無名火起，認爲他的伯父太看不起他。堂兄們甚至姪兒們都當

中 上了軍師旅團長了。而自己僅求當個營長都不給  
外 於是在他的氣頭上，就大言炎炎的予以頂撞的  
雜 說：

「大伯父你現在也僅是一位省主席，也沒有什麼了不起。我要幹不到省主席的地位，此生就不來見您！還有從今天起我也不當您的姪兒了，而後我也不再叫馬步英了。那個兄弟排行的『步』字，我也不再要了。從此以後，我要改名馬仲英了！」

馬步英一怒脫離家庭，改名為馬仲英。連老家河州都不再回去，乃寫了一封告別父母親的信，想給正在西寧讀初中一年級的胞弟馬步傑，轉呈父母。那想到馬步傑聽畢哥哥在伯父面前受辱，甚表同情，大抱不平。雖年才十四歲，竟願隨他哥哥去闖蕩江湖，不再苦讀死書。於是也將名字改為馬仲傑。小兄弟倆將辭別父母家書，由郵寄回河州老家後，就雙馬單槍，由青海地界，越過祁連雪山，直奔河西走廊去求發展。

按整條河西走廊，西起敦煌，東迄古浪，全係騎五軍的防地。軍長馬步青將軍，爲了便於指揮所部，乃選擇位居整條走廊中部的甘州城，作爲軍司令部所在地。甘州又名張掖，就是西遊記中黑水國所在地，該地水豐土肥，草木豐盛，再加農商業都很發達，還有「金張掖」之稱。正適宜騎兵大兵團來駐紮。馬仲英到了騎五軍的防區以後，爲避免其堂兄，也就是馬步青將軍的干涉阻撓，乃避開張掖，選擇與張掖並駕齊驅，具有一「銀武威」之稱的涼州城，爲其發展基地。首先選擇巍峨的涼州山西會館，作爲「回教青年救

國軍」的司令部。河西走廊十數縣，以回族民居較多，各地都有清真寺。馬仲英就以參加禮拜的機會，大肆宣傳他成軍的目的。十多縣的回族青年，風聞以後，果然有不少青年，陸續前來報名參加。因其所部，不論官兵。其年齡起碼都在廿歲以上。而馬仲英的年齡，只有十六七歲。因此全體官兵，都暱稱爲朵司令而不名。這就是馬仲英被稱朵司令的由來。

駐在涼州的騎五軍團營長們，因知馬仲英是青海省馬主席的侄兒，也就是他們頂頂上司馬步青軍長的堂弟。又是甫由青海前來，就認爲成立「回教青年救國軍」之事，早爲上級允准，也就見怪不怪，未便干涉了。朵司令就在此夾縫中，經過年餘的發展。人馬漸多，糧糈日增，向當地各族居民，要求供應，也越來越多。而朵司令辦理糧臺，根本沒有規章制度，他說聲要，老百姓就得給。時日一久，民怨隨之而生。向上級告狀之事，也就時有所聞。馬步青軍長與馬麟主席，獲得此情後，當然不能再裝聾作啞，不加過問，於是馬主席下令馬軍長，將「回教青年救國軍」改編爲一個營，由馬仲英出任營長了。在馬主席想來，馬仲英原要求要出營長，於今給他個營長來幹，不就心滿意足了嗎？殊不知馬仲英在發誓當了省主席，才去見馬主席。此時才當營長，何年才熬到省主席？決不能接受其堂兄的招編。既不接受馬軍長的招編，就得離開其防地，於是率其所部，由涼州東行，開到寧夏省境內另謀發展。

寧夏省主席馬鴻逵，也是籍屬甘肅河州。與

馬仲英同宗一家，在家譜排名上，且係叔侄關係。他與馬步青將軍的看法一樣。也以爲其族叔尚未成年，還是個小娃兒。小孩兒家帶兵當司令，僅是兒戲好玩的。招兵買馬，要組軍隊，談何容易？人要餉銀，馬要草料。他在寧夏人生地不熟，怎能成得氣候？也就任其進駐轄境，好讓其自生自滅。那知道寧夏境內是回民聚居之地，馬仲英爲了號召與爭取民心計，他輪番在各地清真寺大做禮拜。寔淫久之，小司令的大名竟成爲當地回教青年們，崇拜的英雄人物。因慕名而投效者，可謂絡繹不絕，使馬仲英的聲勢愈來愈大。在此同時馬鴻逵將軍，也聽到馬仲英成軍的目的，就是想當一位省主席。這樣才引起其戒心，不再等閒視之！唯恐養虎貽患，傷及本身權位。最後才下令驅逐出境！

小司令馬仲英環顧四週，甘、青、寧三省地面雖大，獨乏他這支人馬容身之地。在他想來，此地不留人，自有容人處。於是更上層樓，再往東走。就此離開馬家勢力範圍。率其所部進入晉綏軍勢力範圍的綏西境內。此時他縱橫甘、青、寧、綏四省已有四個年頭，時間已到民國十九年冬季。早在十七年年底，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，全國歸於統一。竟連東北三省也懸上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。

訂閱「時代文摘」「中外雜誌」請撥電話七〇七二四八〇。七〇二四二〇七